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**編號：**

參賽類別	**□小說組　■散文組　□新詩組**
作品名稱	**幾斤幾兩**

＜一斤七兩＞

清晨五點，市聲是從生鐵撞擊聲裡醒的，「喀啦匡啷」——菜市場巷口的鐵捲門一道道升起，活魚攤前，膠皮水管在水泥地上吐著冷水，嘩啦啦把碎冰、爛菜葉與暗紅發稠的魚血衝進鐵箅子，在四十瓦黃絲燈泡下，蒸成一片腥濁白霧。

姨婆牽著我停在魚攤前：「頭家，我欲這尾魚。」

馬達打氣聲極急，藍色膠桶裡幾尾吳郭魚擠在逼仄水沫中，鰓蓋急促開闔。偶爾甩尾，泛著魚腥的冷水啪地濺了我半邊褲管。魚販罩著沾滿魚鱗的圍裙，手裡長柄網往底下一攪，一尾公魚被凌空兜起，狠狠摜在濕透的硬木圓砧上。啪！啪！背鰭怒張，魚身在血水裡死命擊打木面。魚販眼皮未抬，左手掐住魚鰓，右手抓起砧板旁的削平木棍，手起棍落。「咚」一聲悶響，像重錘砸在浸水爛棉被上，暴烈跳動戛然而止。

那截泛青軟肉被甩上白鐵托盤，尾鰭細碎抽搐，帶得上方紅指針發出微弱嗡鳴。「一斤七兩。」魚販短促報數，刀背隨即貼著魚皮逆刮，喀啦喀啦，銀灰色魚鱗如碎甲四散紛飛。一片薄如蟬翼的濕鱗「啪」地甩在我涼鞋鞋尖上，姨婆遞過紙鈔，接過裹著浸血報紙的塑膠袋，牽著我踩過泥濘。

鞋尖上魚鱗乾了，白慘慘地縮成一小片。我盯著腳尖，忍不住扯了扯姨婆的衣角：

「阿婆，魚剛才跳那麼大力，打死了放上去是一斤七兩；要是活著量，也會是一斤七兩嗎？」

姨婆只顧著避開地上的爛菜葉，拍了拍我的頭：「傻囝仔，肉有多重就是多重，活的死的哪有差。」

＜五兩八錢＞

後來，在姨婆午後閒聊的口中，我才知曉落草到紅塵，頭一樁事本就是過秤。

就像那尾魚被摜上鐵盤，產房推門撞開、臍帶剪斷的剎那，我那裹滿羊水的赤裸身子也是被一把拎起，伴隨哭聲被放到嬰兒秤冰冷的不鏽鋼托盤裡。「三千二百公克！」護理師報數，外頭守候的大人拍手大笑，直誇這骨架夠重、立得住。那一紙蓋著紅腳印與克數的病歷，是我赤條條入世時，繳給人間的第一筆抵押憑證。

肉身點算停當，無形的命盤隨即被架上了另一桿秤。

姨婆是極信這個的，總覺得凡人若沒摸清斤兩，走起路來就踩不實底。六歲那年，她牽著我拐進菜市場後巷一間終年不透光的暗房。劣質線香嗆得人舌根發苦，昏黃燈泡下，瞎眼的算命先生十指枯瘦如柴，在油亮的算盤上撥弄得劈啪作響，翻開起毛泛黃的《袁天罡稱骨歌》，把我落草的年月日時一筆筆折算成兩數與錢數。算盤珠子每次敲擊，都像在

為命運落下一道死鎖。

紫毫毛筆吸飽濃墨，在鮮紅的宣紙上重重一點：

「五兩八錢。」

先生沙啞的喉管像兩片粗砂紙在暗處摩擦：「生來五兩八錢身，名利雙全到處通。初限運程融洽好，中晚樓閣更昌隆。」

最輕二兩一錢是叫花子，最重七兩二錢是帝王將相。凡人一世的榮枯福禍，竟如菜市割肉般劃分成七十二種額度，明碼標價。姨婆笑得合不攏嘴，忙不迭抽出一張大鈔塞進先生冰涼枯瘦的手心，彷彿憑著這五兩八錢的批示，就替我領到了一張在這人間橫衝直撞的保證書。

那張紅紙後來一直壓在老家客廳神明桌的塑料墊底下。從小到大，每次大考焦躁，姨婆便伸手拍拍我的後頸：「莫慌，你是五兩八錢的好命底，老天爺秤過的，虧待不了你。」

久而久之，算盤珠子的脆響竟成了我血液裡的節拍。我深信萬物皆有其法度，人生是一場嚴格的等價交換；只要按著刻度走，斤兩咬定，誰也欠不了我。

＜二十三點四零克＞

順著命盤指引，秤器越換越小，我眼裡的天地也越收越窄。

紫外燈熄滅剎那，空氣裡漂浮著高壓滅菌鍋排出的乾熱水氣，混雜著乙醇蒸發後的清苦味。我習慣把乳膠手套拉得極緊，讓粉末緊貼著指甲縫，實驗衣的每顆鈕扣都扣得死緊。對我而言，這是一場精密的大腦賭局——螢幕上一欄欄待填的空白、顯微鏡下細胞的聚散與小鼠的生長曲線，都是我用熬乾的眼角膜去兌換頂級期刊門票的籌碼。

飼養籠蓋掀開，BALB/c 鼠縮在潮濕木屑堆深處，兩顆血紅眼珠映出頭頂冷白無影燈的倒影。拇指與食指扣緊牠毛髮稀疏的尾根，向上凌空提起，迅速反扣進分析天平專用的防逃逸壓克力盒裡。電子秤面板上的綠色液晶數字瘋狂跳動：23.1、23.8、23.2。那隻小鼠在方寸之間發瘋似地打轉，粉紅色的吻部急促翕動，兩隻退化的前爪死命抓撓著光滑的盒壁，發出令人牙酸的沙沙聲。

學長拿著記號筆走過，骨節敲了敲盒緣：「讓牠定下來，抓緊時間。」

我不為所動，手指懸在歸零鍵上方。在生理學眼裡，這不是恐懼，只是單純的腎上腺素飆升與神經應激反應。三十秒後，牠體力終耗盡，腹部貼著冰涼的盒底劇烈起伏，面板上的綠字徹底停頓在「23.40 g」。

我拔開原子筆蓋，在表格欄裡平平劃下一道墨線，填入 23.40。標定完成，合格耗材。

依照這精確的 23.40 克，換算微升，針頭刺破表皮，冰冷的腫瘤細胞懸液被筆直推入皮下。接下來的三週，我嚴格按照 SOP 進出動物房，記錄牠背上那團肉瘤像吹氣球一樣猙獰鼓起，紫黑色的微血管像蛛網般密密麻麻爬滿牠萎縮的皮囊。直到肉瘤直徑突破一點

五公分，收割的指令便正式下達。在這裡，死亡不叫死亡，叫「犧牲」。

二氧化碳窒息箱的閥門被扭開，白色的減壓閥發出一陣細不可聞的嘶嘶聲。箱壁逐漸覆上一層白濛濛的冷霧，小鼠的身子抽搐了兩下，側翻倒地，四肢僵直。

我戴著手套，把軟倒的軀體平鋪在解剖盤上，大頭針俐落地刺穿牠的四肢固定。小號解剖剪沿著腹中線一路向上，脆薄的胸骨被喀嚓剪斷。翻開胸腔的剎那，那顆只有綠豆大小的暗紅色心臟，竟然還在空氣裡憑藉著殘留的離子通道微弱搏動。

一下，兩下。

我神色平靜地舉著尖頭鑷子懸在上方，沒有絲毫遲疑，只是冷漠地看著那點微紅的動靜逐漸失去頻率，徹底癱平成一團死肉。

「這組數據偏離平均值三個標準差，報廢。」學長掃了一眼電子游標卡尺，語氣平淡得像在丟掉一張擦手紙。

「好，重新補做。」我的聲音同樣沒有一絲溫度。

換掉浸透血水的手套，用酒精棉球擦去台面上的血跡，我夾起那顆切除下來的腫瘤組織，平攤在薄如蟬翼的玻璃紙上，推進梅特勒百萬分之一精度的分析天平。沉重的玻璃移門順著軌道合攏，將外界所有的空氣對流阻隔在外。深藍色的冷光在黑色屏幕上跳動，小數點後四位無聲鎖定。接著是發白的肝臟、萎縮的雙腎、暗灰色的殘腦。

無塵操作台的風機發出平穩的嗡嗡低鳴。在那層厚實的玻璃罩前，幼年魚攤上的那聲鈍響與阿婆的聲音，忽然穿過年月撞了回來。阿婆說得沒錯，在度量衡面前，活的死的哪有差。

活著時抓撓盒壁的狂亂、心臟最後那兩下無望的抽搐，在十進位的冷光數字裡根本沒有容身之處——它們既不能繪成生存曲線，也不能算進論文，輕得沒有分量。唯有死後被切下來的器官克數、小數點後那排漂亮的顯著性差異，才是能被這座世界兌現的真金白銀。

鑷子夾起殘肉扔進廢棄桶，「喀嗒」踏板彈回，屏幕一閃歸零。那時我深信萬物皆有精確的代價，只要能被標價過磅，就沒有什麼是不可割捨的損耗。

＜二十五公斤＞

媽媽是個心軟的人。每次騎車經過巷弄，看見那些皮包骨、在垃圾堆邊翻找殘渣的流浪狗，總要把車熄火停穩，在口袋裡摸索半天，掏出吃剩的半個肉包扔過去，嘴裡低低念著可憐，那時我總不理解這種無謂的心思。

我揣著那張「五兩八錢」的命盤，在分析天平前坐久了，目光所及，習慣了只看那些能被度量的東西。一隻在街角討食的流浪狗，在現實裡很難折算成什麼意義；那時我總覺得，與其把心力分給路邊不知來處的生命，不如回實驗室多盯緊幾組小鼠。在無菌操作台前，每一微升試劑、每一克被精確稱量的組織，至少都能化成跑膠圖上一條清晰帶子，扎扎實實寫進未來的報告裡，一點一點鋪出長輩期盼中的安穩前程。

直到妞妞闖進了門，牠是隻八公斤的黑褐色米克斯。

八公斤，剛被媽媽抱回來時，僅僅是寵物醫院晶片植入表上一串用油性筆寫下的阿拉伯數字，跟我記錄在表格上的小鼠體重毫無分別。然而，日子一天天磨過，這八公斤的肉身長到了二十五公斤，以一種蠻橫的方式，一寸寸硬砸進了我的筋骨。

那是我深夜被實驗逼得幾近崩潰、推開家門時，玄關猛然傳來的瘋狂狗爪刨地聲，牠甩著那條沾著草屑的粗長尾巴，發了瘋似地直立撲向我。我必須先丟下塞滿重要文獻的包包，雙膝跪地，雙臂環穿過牠滿是體溫的肋腹與後肢，低喝一聲用力摟起——是二十五公斤結實骨肉重重砸在我小臂上的沉鈍感；那是牠急性腸胃炎半夜拉血脫水，我連外套都來不及穿，抱著牠在暴雨裡狂奔橫穿路口。牠癱軟四肢死死下墜，薄薄的棉 T 恤被牠的前爪撕裂，在我的胸口和鎖骨上硬生生勒出幾道火辣辣的深紅血痕；是我在電腦前盯著跑膠圖熬得雙眼通紅，牠邁著四隻厚實的黑肉墊走過來，把毛茸茸、帶著口水的下巴，結結實實地扣在我的右膝蓋上。牠不懂何謂影響因子，不懂何謂顯著差異，更不知二十五公斤幾斤幾兩。牠只知那是牠全部的重量，而牠要毫無保留地壓在我的骨頭上。喉管裡傳來粗重的「呼嚕」吐氣聲，枕得我大腿神經漸發麻。我伸出食指推牠濕潤的黑鼻頭，疲憊地抱怨：「妞妞，走開，你好重。」牠半闔著那雙泛著渾濁黃褐色的眸子，厚尾巴在地板上重重砸了兩記「咚、咚」，鼻孔裡噴出一口混著狗糧味的熱氣，把整顆腦袋更深、更沉地陷進我的腿肉裡，連同那對大耳朵的重量，一併毫無保留地卸給了我。

二十五公斤的無賴，寸步不讓。

我從未想過，這具沉甸甸的骨肉會在一小時內徹底蒸發。

最後一次去獸醫院，把牠抱上地磅時，雙臂傳來的觸感已完全不對了。原本結實沉墜的肉身鬆垮凹陷，隔著皮毛能清楚摸到一根根橫突肋骨。磅秤上紅色數字跳了幾下，停在十七，整整少了八公斤。

「十七公斤。」獸醫師看了一眼讀數，聲音沒有起伏，拿起針筒按體重換算抽取。粉紅色過量苯巴比妥鹽類在針筒裡泛著冰冷的光，隨後順著透明軟管，緩緩推入牠左前肢那根薄脆的留置針。

送進火化場時，推進爐膛的是那具毛髮失去光澤、寬大骨架深陷在皮肉裡的形骸；沉重的耐火鐵門隔絕了一千兩百度的火光。四十分鐘後，鐵門在一陣刺鼻的焦糊氣與熱浪中吱呀開啟。工作人員端著托盤走出來。托盤正中只立著一隻兩手堪堪合抱的白瓷圓罐。

「小姐，請接好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氣，下意識收緊小腹、繃緊大臂與小臂的肌肉，雙手向前平伸，做好了承接那熟悉、沉甸甸下墜感的準備——指尖碰觸到冰涼瓷面的瞬間，我的手臂竟驀地向上懸空一截。那隻罐子太輕，輕得像一具被烈日曬乾的蟬蛻，輕得像一個被抽乾空氣的塑膠球。

我整個人僵死在原地，牙齒死死咬住下唇，雙臂像兩根廢棄木頭一樣僵硬地架在半

空。怎麼會這麼輕？就算病到最後只剩十七公斤，抱著你橫穿斑馬線時依然壓得我喘不過氣，如今怎麼連一絲重力都稱不出來…那刻，耳邊彷彿又響起幼年菜市場裡那句輕飄飄的話：「肉有多重就是多重，活的死的哪有差。」

可怎麼會沒有差？

魚死了，仍有一斤七兩躺在鐵盤上；小鼠死了，切下的心肝依然能在天平上扣緊小數點。肉身都在，斤兩分明，我曾以為這世間真的「活的死的哪有差」。

可眼前這隻罐子，二十五公斤的骨肉、最後被病痛啃噬剩下的十七公斤皮囊，明明已被烈火燒成掌中這捧微末；回到家，整棟屋子卻頃刻間重得令人窒息。

玄關處那塊被牠磨得起毛的橡膠腳墊是重的，角落裡那被牠啃掉一角、結著水垢的白瓷水盆是重的，掛在門後不再晃動的皮質牽繩是重的，連布沙發扶手上被牠下巴蹭出的暗色油脂印，都像一塊生鐵般死死壓在我的心上。

最沉重的是開鎖那一秒——鑰匙插進鎖孔，「喀噠」一轉，我的膝蓋依然比大腦更快一步，下意識往玄關右側側開半步，生怕踩到牠撲過來的右爪；客廳一片死寂，只有冰箱壓縮機低沉嗡鳴，空無一物。

理智在病歷上簽了字，可肌肉與神經卻頑固地困在二十五公斤的慣性裡拒絕歸零。深夜風吹過，陽台防盜窗上的塑膠袋發出沙沙聲，我依然會從床上猛地翻身坐起，以為是牠半夜起來找水喝；吃飯時筷子失手掉下一星肉碎，喉結一緊，舌尖幾乎要本能地滾出那個喚了千百遍的音節。每一次本能落空，都是一柄沒有開刃的鈍刀，重重捅在胸口正中。

我才徹底明白，肉身消散從不是在爐膛熄火的那一刻。心跳停止時牠死了一次；推進焚化爐時死了一次；第一次掏出鑰匙無犬吠相迎時，又死了一次；走在路上看見相似黑褐色背影而發瘋追上去、看清只是空歡喜時，再死了一次。

我曾篤信人間萬物皆有一桿嚴苛法度：活魚有市場的彈簧秤，前程有微量天平上的小數點，命運有盲人算盤上冰冷敲定的「五兩八錢」。我曾拿著這套度量衡冷眼旁觀世間的生死，以為萬事皆能折算，只要能過磅，就沒有我背不起的損耗。

可當我把那隻毫無份量的白瓷罐抱在胸口，整具骨架卻被壓得咯咯作響，寸步難行。

算盤打得再響，也算不出懷裡這捧灰的重量；顯著差異做得再漂亮，也填不滿這滿屋子發了瘋的空白。原來當年阿婆說錯了，這世間多的是度量衡秤不出的沈重——活著時寸步不讓壓在我骨頭上的那一口氣，死了之後，竟重得讓我用盡一生也算不清，到底值人間幾斤幾兩。